



丹桂泊

37
1247,4
186
3

B/K 05/11

丹桂油

武克仁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

B

328526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章回体革命历史小说。

作品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，西北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，塑造了深入虎穴、建立革命武装的周醒民、赵飞虎、丁同、柳公仆等共产党人的形象，揭露了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钱富、贪官王人药等人凶狠、贪婪的本性以及他们荒淫无耻的丑行，具有较强的传奇色彩。

丹 桂 泊
武克仁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30,250字 3册 定价：3—2.20元 1980年5月第1版
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3030·141 印数：2,500册

第一回 红枫洞诗话醒世

乱世如团麻，想要理个头绪出来，实在也非易事。要理该如何着手，却也有点茫然。

这且不提。只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，清朝末代皇帝被迫逊位，朝政转化，成了民国，脑后垂着的长辫子被剪，算是移俗新生了。但人民仍忍受着三座大山沉压之苦，王朝遗老，军务要员，汇聚而成其势，各据一方，各拜其主，故有袁世凯洪宪称帝，蔡锷的炮声一响，也就死于龙椅。之后又有张勋复辟，黎元洪当大总统，段祺瑞总理大政，随之又纷纷倒台。但是，地火奔腾，人民正在觉醒，虽是天下大乱，却闪耀着曙光，所以，人们说：“东方睡狮醒了。”

此种时势，有史可证，无需写小说者多舌。写小说者，惯会演述故事，却也不敢坏了良史之心。以虚见实，依实生虚，添点趣味，实非史也，不可妄信以为真的。故这开卷演述，就先虚了。

这天，秋高气爽，红枫山上，黄花野菊怒放，枫叶如血炫目，流水潺潺，百鸟赛歌，好一派诱人景色。宋人陈亮就曾吟过“枫红秦马正肥”的佳句。山野秋风柔和，顽石曲径之上，只有两个人相伴而行，象是云游之士，空手素装，肩无重负，迎着秋风，面浮笑意，在走自己的路。二人一个立号旅客道人，一个立号苦吟赤子，听来也觉古雅别致。

那旅客道人说道：“我是过世之客，故叫旅客，又长着双腿走路，走的便是道了，可不是入了道教之门，才称道的。虽说，别

人听了道人二字，也许会生误解，其实，世上之事，误解不是很多的么？误解也就让他误解，也没法子。”

那个苦吟赤子也说道：“你说的也对。我这个苦吟赤子，不也是会被误解么？其实，我们走路，坎坷不平，觉得苦了，就叹一声，叹后还得再走，不是苦吟的么？再说这赤子二字，也有个说法。人是赤条条出生的，在世之时，有人贪图荣华富贵，闭眼死去，你能把什么带到地府？所以，还是莫吸入血过活，以勤劳为后世留点业迹，落个赤子名儿，不是很好么？”

两人穿林越岭，环山而行，到了一处看来有点神秘的山涧之地，怪石嶙峋，古木参天，一股清水泉流，顺着石槽而下。追寻泉水源头，原是从石壁夹缝而出，夹缝偏长着一棵丹桂，香气袭人。就在这石壁之旁，有一个天然古洞，上题“红枫洞”三个大字。洞口立有数丈高的石笋，上面有一个玲珑小亭，却无道路可通。二人觉得新奇，见石笋上面，刻有文字，走近一看，见刻的是一首小诗，狂草神笔所写。诗文是：

草肥红瘦，午夜悲歌，疾风催花落，朵朵丹桂汇成泊。

松子破石，顶天立着，高唱童心歌，茫茫九洲动干戈。

二人看罢，不免惊讶，仿佛在哪里听有人唱过，但又想不起来，于是，往旁看，又是一首诗道：

砥柱山下囚英雄，鞭刑辣水壮劲松；

风云起处仰天笑，飞来春光暖古城。

旅客道人看后，说道：“这儿大概是落难英雄来过的。你看述诗言志，笔力雄健，可也潇洒得很！”

苦吟赤子笑道：“说的也是，象我这个苦吟赤子，是吟不出来的。”

二人又往旁看，又见题有两句诗：

一事无成惹人笑，等到头白难补天。

旅客道人道：“这是悲叹调了！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你看，又有两句回答诗。”二人同看，见是：

莫叹头白难补天，争效古梅再生发。

旅客道人拍手赞道：“古梅生发，妙！”

苦吟赤子苦笑道：“我已人到中年，还是庸庸碌碌，似乎是袖手待头白，怎么就未想到荒废岁月呢？这已是可悲的了！古梅待发为世所用，争个死的好结局，实在是妙，妙得有情趣了。”

二人正待品评，却见有署名题款在上，写的是：“游士周醒民题”，又觉得名姓耳熟，相对目询，却又想不起来。

二人正在谈论，忽见洞内出来一位长老，鹤发童颜，精神奕奕，仙姿道风，有点不凡。那长老见了二人，先拱手笑道：“不知贵游客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见谅！见谅！”

二人也忙拱手笑道：“岂敢劳驾！长老莫非就是红枫居士么？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山野小民，权贵赐名虫沙，岂敢妄称居士？”

旅客道人笑道：“我辈也是云游虫沙，呼唤长老为居士，也是耳闻的。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我已是桃花源中人了，二位光临，倒想听听古城新闻趣事。这里无别敬客，只有丹桂清茶可饮，山果可食，咱们坐地畅谈如何？”

二人点头道是。红枫居士朝洞口唤了一声，刹时有老妇端来清茶山果，放下走了。一时清香扑鼻，眼前山果红耀，红枫居士说出一个“请”字，二人边喝边吃，赞不绝口。红枫居士笑道：“我这清茶山果味不淡，权贵来了金不换，只换二位的新闻趣事了。”

旅客道人笑道：“这些是嘴唇边上挂着的，长老爱听，我们就说。开头先不说政事，这叫虫沙免谈国事。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饿狗争食，听着也不新鲜。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新鲜的事例有一件。古城鸽子胡同，客居一个失意的政界掮客，有个浑号叫政治婊子。此公姓刘，家里买了一个丫环，长得伶俐俊俏，颇有几分姿色，叫这刘掮客父子奸污了。这也不是奇闻趣事，并不新鲜。

“单说这位刘掮客有一个外甥，姓王名仁斋——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此人我有一面之交，是个革命党吧？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是个革命党，激进得很，可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，偏也有点小红运，遇上了丁巡抚的小姨太。此女原是丁府的丫头，姿色俊美，识文善歌，丁巡抚宠爱，收为小妾，改名秀燕。辛亥革命那年，丁巡抚被杀，全家逃散，也是这位秀燕，仰慕革命党人，便和王仁斋相识，见面色授情与，结成夫妻。哪知这个王仁斋一心想做官，做了官，就能捞到钱，有了钱又能买到官。于是，这王仁斋就求助他的舅父。这位刘某又和严督军是拜把兄弟，自然可以举荐，但也不能白白写这举荐书信，就提出一个条件，叫秀燕给他做小老婆，王仁斋满口答应，就成交了，匆忙送妻与人做妾。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拿老婆换官做，新鲜！新鲜！”

苦吟赤子说：“老婆成了做官的敲门砖了！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世道就这么出奇啊！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长老，石笋上面，题诗不少，独有一首署着名姓。”

红枫居士问：“是署名周醒民的么？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是的。名姓有点耳熟。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原也是大名人呀！”

苦吟赤子问：“长老认识他？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见过一面。也是这么坐着，谈过一阵子闲话。”

苦吟赤子又问：“是个健谈的人了？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并不健谈，可是发言锋利，学识也渊博。听说是章太炎的门生弟子。”

旅客道人猛然想起，拍头便道：“咳，我想起来了！有一件奇闻就出在他身上。”

红枫居士问：“什么奇闻？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他有一位好友姓杜。这姓杜的兄弟二人，都是革命党，和这周醒民一起叫袁世凯捉了，押在牢里。谁料，这姓杜的弟弟，贪生怕死，难熬拷打，便写了供状，把二人出卖了。二人被判处死罪。二人临刑那天，各乘囚车示众，慷慨宣讲革命，痛骂袁世凯是卖国大盗，一个高呼‘革命万岁！’一个高呼‘民众万岁！’到了刑场，刽子手一刀先砍下杜义士的头，正待要杀周义士，忽地风沙漫卷，飞来一位大汉，睁着虎眼，挥刀大喊，刑场大乱，那周义士被救走了。所以，古城人人传说：飞虎救走周义士。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啊，是的。那周醒民到这里时，正有一位姓赵的壮汉随行，大概就是此人。”

苦吟赤子也道：“提起此事，还有下文。”

红枫居士问：“什么下文？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我还听说，那杜义士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女儿，犯事的时候，不知哪里去了。这位周义士，还曾到古城密访过，没有探出下落，可谓仁侠好义。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难得如此好人。”

苦吟赤子叹道：“好人却没好报！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不是没好报，时候还未到。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风沙相助劫法场，可见好人有好报。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那汤显祖有两句诗就说得好，心好口通红，落尽刀山雪。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难得遇上这种好报。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所以，才是奇事么！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提起奇事，我这深山里头，也有一件，我先不说，请二位去看如何？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百闻不如一见。果有奇事，那是要看的。”

苦吟赤子也说道：“天下之事，难以预料。其实，一见就可释疑了，请长老带我们去看。”

红枫居士听了，便偕二人，沿着不平小径，翻过一岭，登上一峰，并肩站住，极目望着对面山峰，原是一架光秃秃的石山，没有树荫遮盖，山势也十分高险，峰头与云相接。红枫居士指着半山腰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，山腰不是有一位赤膊壮汉么？”

二人望着，十分惊讶，忙问道：“他推那块巨石干什么？是疯了么？”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他不是疯子，也不是愚夫。他要把那块千斤巨石往山顶上推。”

二人又惊问：“这是何意？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是在磨炼自己的意志。”

二人惊叹道：“是这样！那能推上去吗？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起初，他是由山下往上推。发誓说月当头上峰头，已经推了九个九天，还有九个九天，便是九九归一，要把巨石摆在峰头上，看月当头呢。”

二人听了，感叹道：“果然是奇事一件了！”

红枫居士道：“说也巧，此壮汉是那赵飞虎的好友，无名无姓。那次，赵飞虎跟随周醒民进山，就是访他的。那赵飞虎一心要请他跟周醒民举义旗，闹革命，他说：‘闹革命，先磨炼，石上峰头我再干，练出铁臂推华山！’那周醒民深受感动，也说：‘意志坚，靠磨炼，磨出英雄气，推倒三座山！你就立号推华山。’从此，远近人人皆知他叫推华山了。你们说，他比愚公怎样？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我看本性相近，各有路数。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一个感天，一个感人。”

红枫居士仰天笑道：“感天天不睁眼，感人地动山摇。有一天，来了个乐乐派，不信我所说的话，说愚公是个傻公公，推华山是个傻蛋子，不懂天生人之乐，还念那《乐乐主义歌》给我听哩。”

旅客道人笑对苦吟赤子道：“你这个苦苦派碰上了对头了。”

红枫居士笑问：“先生也在立主义么？”

苦吟赤子笑道：“莫听他瞎说。长老，这乐乐歌你也念给我们听听。”

红枫居士说声“好”，便念道：

人生在世为的乐，莫说富乐穷也乐。

吃饱肚子乐，饿着肚子乐。

和和气气死也乐，不争不闹天天乐。

乐乐世界多快活，乐呀乐乐乐乐乐。

红枫居士念完，三人都笑了。那苦吟赤子补充了一句道：“乐的世界没有乐！”

旅客道人笑道：“那你唱个《苦苦歌》！”

苦吟赤子收住笑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有没有苦苦歌，我不知道。现在我就编一个。”于是，念道：

无雨雨多两头苦，无衣无食苦加苦。

鞭打脊梁苦，血爪刮骨苦。

劳动人是奴隶苦，官场争食败者苦。

黄连世界处处苦，苦呀苦呀苦苦苦！

红枫居士笑道：“你这苦苦歌一唱，乐乐派就乐不起来了！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世有人妖，人妖吃人，所以，就有劳苦大众的一群。这一群吐出苦水，汇成狂涛大流，席卷天下，那些人妖就要吃流尸之苦了！”

红枫居士笑指推华山道：“你们看推华山，他是把苦水变成苦

汗流哩！”

这时，旅客道人和苦吟赤子便向红枫居士告辞下山。也不知走了多少里程，快将出山，忽然听到山后传来歌声，二人停脚在听：

头上缠块布，先杀官，后劫库。

占了钱局平当铺，打开监狱放囚徒。

捉住富豪灭威风，事事穷人来作主。

二人听罢，心里一惊。那旅客道人忙道：“山洪要爆发了！”

苦吟赤子也道：“苦水要吐出来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旅客道人笑道：“你是站在江边怕湿鞋呀？”

苦吟赤子道：“不是怕湿鞋，是要赶路！”

二人加快脚步，匆匆赶路，打算南渡黄河，西下长安。旅客道人是访他的表弟丁同，苦吟赤子是找他的族弟柳公仆。这天行到天黑，出了山，进了一个市镇。此镇名曰风口关，约有万户人家，是个交通要道，又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时，镇上驻军也有千余之众，是严督军，号称同武将军部下的一个团。也不知出了何事，镇上戒备森严，出进镇上行人，都要经过盘查，才能放过，二人总算顺利通过，到了大街，找了一家旅店住下。

店内灯光明亮，人来人往，多是有点身份的男女旅客。二人正要去店外吃饭，刚走到门口，迎面进来二人，正好面对了面，其中一人，身穿长衫，头戴瓜皮小帽，停住步一笑，忙向旅客道人拱手，道：“嗨呀，是道兄呀！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真是巧遇！巧遇！”

旅客道人也忙拱手笑道：“嗨！是兄弟呀！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！”

那人又笑道：“道兄，先给你介绍一位军头大将军，赫赫有名的钱团长！”

旅客道人上下打量着钱团长，见他身着灰色军官服，头戴硬

壳大军帽，足登一双长筒牛皮靴，腰挂一把指挥刀，身后还跟着两个马弁，神态粗野威武，却又十分面熟，相视片刻，恍然大悟，这才拱手笑道：“原来是钱贤弟呀！”

那钱团长见他如此称道，方破颜一笑，行了个军礼，道：“哈哈，杀人红了眼，还没认出是老兄哇！想不到你和秃子丑也认识？”

秃子丑抓起帽子，露出辫子，双肩一耸，笑道：“唱戏耍丑，人缘到处有。我这位旅客道人哥，哪能不认识我这个秃子丑？哈哈！这位是——”

旅客道人道：“苦吟赤子，是搭伴云游的朋友。”

秃子丑笑道：“苦吟赤子？倒是有几分仙气，你要入八仙的伙，可别忘了我！”

那钱团长一听，也急忙向苦吟赤子敬礼，苦吟赤子苦笑一声，也没理会。秃子丑忙笑道：“一道一仙，光临风口关，八成还没吃饭吧？正巧杜大人摆席，请钱团长赴宴，我是借花献佛，走——”

钱团长也道：“请！”

旅客道人笑道：“咱这虫沙上不得贵人席！”

秃子丑笑道：“酒同饮，饭同吃，客同贵，跟钱团长去，杜大人敢另眼相看？钱团长，是不是？”

钱团长说：“他敢个球！请！”

二人无奈，相跟而去。到了上厅，店伙呼唤打帘，只见一男一女，笑堆满面，出来迎接，那男的拱手先道：“敝人迎接来迟，恕罪！恕罪！”

钱团长道：“杜先生，莫客气，咱是个枪头粗汉子，不懂屁礼数，还邀来戏头秃哥，云游道兄，赤子仙弟，同来赴你的宴，凑凑热闹，哈哈！”

杜先生忙笑道：“欢迎！欢迎！热烈欢迎！请！”

四人进内，入了席。那杜先生又道：“敝人杜心甫。这位是敝人小妹杜心娥，刚由东京回国。”

秃子丑故作惊讶地拱手道：“唔，久仰！久仰！”

钱团长睁眼见这杜心娥从杜心甫身后走近桌前，一对水溜溜的双目，似乎在望着他，又见她年少姿俏，美色绝佳，虽说身穿那套军服，看不顺眼，却也觉得格外不凡，便双手拍膝，夸赞道：“咳呀，你这妹子，美着哩！哈哈！”

杜心娥膘了他一眼，正颜微笑道：“兄长请来贵客，薄宴相待，多有不恭，还望钱团长和诸位先生，多多包涵！”

钱团长忙笑道：“包涵！包涵！”

杜心甫举杯说请，众人也就干杯。刹时，席上说说笑笑，杯来盏去，美味到口，可也称心合意。唯独苦吟赤子，没有饮酒，不语不笑，只顾填饱肚子了事。酒过数巡，杜心甫又举起杯来，苦丧着脸，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这次，我兄妹二人，由京都护灵返籍，安葬我那兄长，过境多蒙钱团长相助，兄长在天之灵，也会深感大恩的！”

杜心甫说着，泪如雨下。秃子丑却大笑道：“悲泪似水流，冤魂无奈游，其豆同根生，喜恨分两头。杜先生，我在京都登台唱戏，有人要我念这四句定场诗，说是献给杜先烈的。诗不合戏文，我没念。这杜先烈，莫非就是杜先生的兄长么？”

杜心甫听了，十分震惊，头上汗珠直滚，刹时面色苍白，赶忙掏出手帕捂面痛哭，颤声说道：“是哇！我那兄长，为革命殉难，可恨那袁大头蛇心毒狠，造出谣言，诬说敝人出卖兄长，诸位想想，敝人也是革命志士，能干这种事吗？”

钱团长虎眼大睁，骂道：“这个袁大头，不是个东西！杜先生要早对咱说，我钱虎不斩了他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！快别哭！快别哭！”

钱虎这么一说一劝，杜心娥也破涕为笑，抱怨道：“二哥，瞧

你，在客人面前，象个孩子！谁不晓得咱杜家兄妹，为革命的一片忠心！”

杜心甫抹了一把泪，仰头指天道：“我杜某精忠烈胆之心，可对天表！杜某继承兄长遗志，也要杀身成仁，名垂千古！革命！革命！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，杀富济贫，谁不革命，统统地杀！……”

秃子丑笑道：“唉呀呀，杜先生，杀得把咱们泡在血海里不打紧，要把革命杀跑了，可就了不得！”

杜心甫道：“不要怕，革命是为了不要革命！”

秃子丑笑道：“唔，一语开心窍，革命原来是磨盘呀！”

杜心娥听秃子丑话里有奚落的意思，便耸肩笑道：“瞧我二哥说的，革命心切，感情激动得把话说远了！二哥，你看钱团长多实在，挂着刀子，号令一下，革命就成功了！将来，你只能拿笔管子写文告。”

杜心甫道：“这正是咱杜家的祖传遗风。想起先祖杜诗圣，坎坷一生，负盛名于天下。到了民国，还是象钱团长这号英雄出众！跟同武将军冲锋陷阵，又独胆肝照，到京都扑捉离心党黎奇山一伙，如今又镇守风口关，真是开国元勋，大将之材！”

钱虎听了这番话，喜得哈哈大笑，急忙站起来举杯，说道：“娘卖屁的，生下老子浑身胆，要说杀人手不软！活着杀个痛快，死了算个球了！这是咱的主义，哈哈！”

那苦吟赤子和旅客道人早已听得不耐烦了，填饱了肚子，就想开溜。二人交换了眼色，旅客道人便向秃子丑耳语，秃子丑本想多混一会，听言察神，借机施展点演技，奚落要笑钱虎一番，但见旅客道人说出溜席的话来，也就舍此就彼，说道：“我的虎威将军，你先留着，虎威虎威。杜先生，杜女士，这位道，这位仙，贪酒贪食多吃了点，一多肚子就叫唤，不屙就得两眼翻，扫兴！扫兴！对不起，我送他们屙去！”

秃子丑说着，一手挽着一个便走。杜心甫和杜心娥相视无语，钱虎却挥手道：“肚子扁空了再来！”

三人一走，杜心甫忙凑近钱虎，笑道：“留下咱们，没外人，正好说心腹话了！”

钱虎瞟了杜心娥一眼，心里一喜，脱口道：“心腹话，只管说，咱听着。”

杜心娥猜着了钱虎的心意，便笑道：“天下美人爱英雄，你看我，就和革命军刘军长恋爱了。等我安葬长兄回来，少不了也送你一个美人儿！”

钱虎喜得扬眉，说道：“送我？真的？就是你这个模样？”

杜心娥笑道：“真的！比我强多了。她叫李秀燕，能歌善舞会诗文。”

钱虎又喜得拍桌道：“好哇！咱可是一锤子买卖，定下啦！”

杜心甫笑道：“就凭这个李秀燕那张小嘴，你就得全身酥呢！”

钱虎拱手笑道：“拜托！拜托！”

杜心甫道：“再说正经话。你可知西边山寇的头目是谁？”

钱虎忙问：“是谁？”

杜心甫说：“就是离心党的要犯周醒民。前回，袁世凯杀他，叫同党劫了法场，上回你捉他，漏网跑了。这才窝藏在西山，聚众反严督军。严督军令你进兵围剿，就要斩草除根把他杀掉，免留后患。”

钱虎拍刀道：“老子的刀，不是吃素的。”

杜心甫笑道：“听说，这个周醒民还是你的外甥。”

钱虎愕然了一下，骂道：“是这个小杂种？老子六亲不认，要是他，就斩了这个杂种！哼，他妈的，敢反同武将军？小杂种！”

杜心甫笑道：“咱可是一锤子买卖，定下啦！”

三人举杯同干，哈哈大笑。

这时，秃子丑正在旅客道人的住房说话，谈过杜心甫，又谈钱虎。旅客道人笑道：“我还是这个泼皮无赖的救命恩人。那时，他进赌场，劫人财，是哥老会的坏头目，叫黎奇山捉了要杀，还是我求了情放的，这才投靠了严督军。你看，如今做个团长，见我就不认识了。这种人，得势称霸，见利眼红，蛇蝎聚堆，还打着革命旗号呢！”

秃子丑笑道：“在我面前，他还不敢使性子。”

三人正谈着，外面传来人声，不知出了何事，不免吃了一惊。

第二回 枪声里小鹰出世

秃子丑正在房里谈论，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喧嚷，匆忙出门一望，火光照天，店里旅客慌乱，接着一阵枪响，又见钱虎从人群中冲了出去。店伙忙把大门关上，众人都在纷纷议论，说是西山红头军夜袭风口关来了。三人听了，暗自诧异。旅客道人悄悄对二人说道：“风闻红头军要起义，不想来势好快呀！”

此时枪声大作，众人惊慌，各自回房去了。待到午夜之后，不再听见枪声。天亮的时候，店门已开，旅客都忙着动身他往。秃子丑先行一步，骑马走了。旅客道人和苦吟赤子刚要出店，又听见众人议论，说是钱虎的兵，有一个营发生兵变，放火烧了团部，投向别处去了。二人听了，也未打听虚实，朝南走了。

果真是钱虎部下发生兵变。那钱虎闻知，暴跳如雷，匆忙发兵追截，也没追上，白白丢了一营兵员，顿足叫苦连天，不知该如何向同武将军交代。时有一首歌谣道：

钱虎钱虎，风口擂鼓，
出师未成，损兵叫苦，
叫苦叫苦，问计心甫。

原来，兵变之事，本是杜心甫一手策划，收买了钱虎部下一名营长，帮着北洋军阀挖了同武将军一个小小墙角。此等机密之事，钱虎哪里得知？钱虎见面临断头之罪，无计可施，便匆匆来找杜心甫求计。杜心甫听他讲了兵变之事，故作惊讶，表示关心他的